

哈佛流行病專家:武漢肺炎是核武級別瘟疫



“我們正對着史上最毒的病毒疫情”

1月25日中國傳統新年的大年初一,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埃里克·費格丁博士(Dr. Eric Feigl-Ding)在推特發文稱“這是熱核武級別的瘟疫,我們正對着史上最毒的病毒疫情。”

埃里克·費格丁博士還預測,疫情將於2月4日再次擴大,屆時會有19萬1529人感染,預測感染數在13萬2751至27萬3649人之間,而在中國的其它城市也將會爆發,對其它國家的傳入也會更加頻繁。

1月25日周六,在哈佛大學任教15年的流行病學家埃里克·費格丁博士在推特表示:我的聖母呀,新冠病毒(武漢肺炎)的R0值竟然是3.8!!!這意味着什麼?這可是熱核級別的瘟疫——在我的職業生涯中,從未實際見過那麼猛烈的系數。我並不是在誇大...

此後,他繼續分析:

2.我們估計基本的感染繁殖數字(R0)是3.8 (95%的置信區間,3.6-4.0),且算上了72%-75%的傳播被有效控制措施抑制的情況。

3.我們估計在武漢,只有5.1%(95%的置

信區間,4.8-5.5)的感染被確診,從年初至1月21日共有11341人(預測區間,9217至1萬4245人)被感染。不知道此疫情會不會繼續保持這個勢頭呢?

4.我們預測,疫情將於2月4日再次擴大(屆時會有19萬1529人感染,預測區間在13萬2751至27萬3649人),而在中國其它城市也會爆發,對其它國家的傳入也會更加頻繁。

5.我們的模型還指出,對武漢的封城並不能有效阻止疫情在中國境內的傳播;至2月4日,即便是有效阻斷99%的人員流動,在武漢以外的疫情也只能減少24.9%。

6.我們的調查結果嚴格遵照模型所基于的假設、時間與確診數報告,以及目前所處的早期階段爆發所帶來相當大的不確定性。

7.鑒於以上所有的警告,我們認為2019-nCoV病毒爆發的基本繁殖數比其他的急性冠狀病毒都要高,對其病原體的防控難度也會隨之大大提高!!!

8.總結:所以這對整個世界來說意味着什麼???我們正對着史上最毒的病毒疫情。Ro=3.8意味着它已超過溫順的SARS病毒(0.49)的7.75倍—將近8倍!

9.比SARS傳播速度快8倍的病毒,是不能單靠封閉隔離來阻斷的。武漢99%的封城隔離,甚至都不能在接下來兩周減少瘟疫傳播的三分之一。

10.作為流行病學家,我雖然討厭承認但也不得不承認,我們可能正面臨自1918年西班牙流感之後,又一場失控的疫情。我們希望它不會重蹈1918年的覆轍,可是如今現代世界有着更快的傳播渠道。

他還警告世界衛生組織WHO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CDC gov需要儘快宣佈公共健康緊急狀態(Public Health Emergency)!

哈佛博士埃里克·費格丁的推文引爆評論,有人問:“你覺得中國有沒有瞞報感染人數和掩蓋實情?”

埃里克·費格丁博士回答說:“基于目前所有報告,我高度懷疑確診數和死亡數。官方也已承認數字過少。但中國的媒體,你懂的,永遠都是比承認的情況更壞。我預測過了周末,會飆到5位數,接下來的兩周會到6位數,並且傳遍全世界。”

西班牙大流感改變20世紀人類歷史

1918年爆發的西班牙大流感來勢迅猛,發作速度很快——感染人數至少是其它流感疫情中的25倍,在這場大流感中20到40歲的青壯之士死亡率最高。

科學家不清楚為什麼正值盛年的人在這場流感死亡率最高,有一種叫做人體“抗原原罪”(original antigenic sin, OAS)的理論或許可以解釋上述兩種觀察現象。



當前新型冠狀病毒即“2019-nCoV”正在肆虐,這不僅浪費了大量的物力財力,還搞得全國人民人心惶惶。

現在西醫說的病毒感染在中醫里稱為“時疫”(指一時流行的傳染病)。《辨疫瑣言》:“春則曰春瘟,夏則曰時疫,秋則曰秋疫,冬則曰冬瘟。”現在起源于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發生冬春之交,因此它是明顯的屬於中醫中的“瘟疫”。從古至今,人類遭遇了無數的瘟疫,其中有些瘟疫特別嚴重,對人類後代的影響巨大的有:非典、鼠疫、天花、流感等。總的來說,瘟疫是由於一些強烈致病性微生物,如細菌、病毒引起的傳染病。

當前病魔如此猖獗,以致很多地方不得不封城、封路。幾千年的歷史表明,無論病魔是多麼的險惡和猖獗,每次正邪之戰最後總是人類可以躲過毀滅性的災難,正所謂“魔高一尺道高一丈”。那么在沒有現代科技的古代中國人是採用何種方式來防治瘟疫的呢?中醫在幾千

中醫如何預防新型冠狀病毒

安徽 張坤

犯的是那些性生活過度的腎虛之人。《內經》也講過:“冬不藏精,春必病溫。”可見,在瘟疫流行期間,清心寡欲,養精蓄銳是非常重要的。第四要減少外出《內經》云:“虛邪賊風,避之有時。”在瘟疫流行期間,減少外出活動,減少和避免與患者的接觸。注意保暖,防止受涼,也是非常重要的措施。

除了要做到上面說的“四個減少”之外,還要做到“一個增加”,即是增加營養,強健體魄。增加營養身體營養是預防和抵抗傳染病的物質基礎。當然,飲食不節,飢飽失常,不僅對健康不利,人體之正氣也會因來源匱乏而不足。古有三人,冒霧早行,空腹者得瘟疫而死。馬馬乎乎吃了一點早餐者患病,而飽食者安然無恙。

飲食對預防傳染病的影響可見一斑。

另外冬春之交,正是瘟疫盛行之時,古人為了補充人體正氣,提陞身體免疫力,往往在春節之時飲屠蘇酒以助抵抗外邪。據說屠蘇酒是漢末名醫華佗創制而成的,其配方為大黃、白朮、桂枝、防風、花椒、烏頭、附子等中藥入酒中浸制而成。這種藥具有益氣溫陽、祛風散寒、避除疫癘之邪的功效。後由唐代名醫孫思邈流傳開來的。孫思邈每年臘月,總是要分送給眾鄰鄉親一包藥,告訴大家以藥泡酒,除夕進飲,可以預防瘟疫。孫思邈還將自己的屋子起名為“屠蘇屋”。以後,經過歷代相傳,飲屠蘇酒便成為過年的風俗。古時飲屠蘇酒,方法很別致。一般人飲酒,總是從年長者飲起,但是飲屠蘇酒卻正好相反,是從最年少的飲起。也就是說闔家歡聚喝飲屠蘇酒時,先從年少的小兒開始,年紀較長的在後,逐人飲少許。宋朝文學家蘇軾的《除日》詩道:“年年最後飲屠蘇,不覺年來七十餘。”說的就是這種風俗。有人不明白這種習慣的意義,董勛解釋說:“少者得歲,故賀之;老者失歲,故罰之。”這種風俗在宋朝仍很盛行,如蘇軾在《除夜野宿常州城外》詩中說:“但把窮愁博長健,不辭最後飲屠蘇。”蘇軾晚年雖然窮困潦倒,但精神卻很樂觀,他認為只要身體健康,雖然年老也不在意,最後罰飲屠蘇酒自然不必推辭。這種別開生面的飲酒次序,在古代每每令人產生種種感慨,所以給人留有深刻的印象。

中醫的思維來分析一下這個屠蘇酒所包含的七味藥的藥性和功效,我們就很清楚地知道它是防治瘟疫的。大黃的功能是排除各種滯濁之氣,推陳致新,所以被稱為藥中的將軍。白朮是健胃、利水、解熱的藥,久服能輕身延年。桔梗能補血氣,除寒熱,祛風痺,下溫毒。

蜀椒也能解毒、殺蟲、健胃。桂心的功能是化痰、活血、散寒、止痛。烏頭能去風痺,去瘡,溫養臟腑。芫花能驅毒、防腐、定神。綜合這些藥的功能,可以肯定它是防治疫病的有效藥方。

抵抗瘟疫,除了積極扶正之外,另外重要的一點就是調陰陽以抗外邪。中醫預防瘟疫久經考驗的方藥很多。細審其方,思路決不止于清熱解毒,而是用多種方法來調理陰陽,虛者補之,實者瀉之,寒者溫之,熱者清之,郁者散之,以平為期。

具體說來,中醫抵抗外邪常採用以下方法。

一是調補身體正氣以抗外邪。在自身調理基礎上,若正氣仍不充足,古人也常常用補氣藥以御瘟疫。如由人參等16味藥組成的神仙百解散,“常服關瘟疫,治勞倦”。正如清代醫家陳士鏗所謂:“凡人邪氣入身,皆因氣虛不能外衛于皮毛,而後風寒暑濕燥熱之六氣始能中之。是邪由虛入,而攻邪可不用人參以補氣乎?”

二是疏通六腑以瀉實邪。素體火旺,腑氣不通,往往內外相引,感受瘟疫。對此,通腑瀉實就是行之有效的防疫法。《聖濟總錄》的調中丸,由大黃、麻仁、枳殼、茯苓、芍藥、前胡、黃芩組成,“食後飲下,微利為度”;“關四時疫癘非節之氣”。

三是打通經絡以行氣血。經絡內聯臟腑,外絡肢節,運行氣血,協調陰陽。對於整體強盛而局部經絡不通之人,可用疏通經絡防疫法。代表藥物是威靈仙。《開寶本草》謂:“主諸風,宣通五臟……久服之,無溫疫瘡”。

四是面對病毒以毒攻毒。在疫毒傳播過甚之時,或不得已要接觸病人者,用雄黃等藥以毒攻毒,則是古人的拿手好戲。如《驗方新編》謂:“雄黃研細末,水調,多數鼻孔中,與病人同床,亦不傳染,神方也。”《醫方簡義》的避瘟丸,由雄黃、鬼箭羽、丹參、赤小豆組成,服之“可不染瘟疫也。”《聖濟總錄》謂:“凡時行瘟疫,皆四時不正之氣,感而病者,長少率相似。此病苟不關除,多致傳染。宜有方術,預為防之。”因此,推出了雄黃丸等“關瘟疫不相傳染”的方劑。

五是用芳香以關穢氣。辛溫香燥之藥,多有芳香關穢,健脾化濕之功,是最常用的一類防疫藥。如蒼朮、木香、蜀椒、乳香、降香等。李時珍謂:“張仲景關一切惡氣,用蒼朮同豬蹄甲燒煙,陶隱居亦言術能除惡氣,耳疾疹。故今病疫及歲旦,人家往往燒蒼朮以關邪氣。”近代名醫張山雷謂:“蒼朮,氣味雄厚,較白朮愈猛,能徹上徹下,燥濕而宣化痰飲,芳香關穢,勝四

時不正之氣,故時疫之病多用之。”《和劑局方》的仙術湯,能“關瘟疫,除寒濕,溫脾胃,進飲食,”就是以蒼朮為君,配合干姜、棗、杏仁、甘草而成。《驗方新編》以“蒼朮末、紅棗,共搗為丸如彈子大,時時燒之,可免時疫不染。”《神農本草經》明確指出木香能“關毒疫”。《雷公炮製藥性解》謂蜀椒“堪關瘟疫”。《太醫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劑》的避瘟丹,由乳香、降香、蒼朮、細辛、川芎、甘草、棗組成。謂:“此藥燒之能令瘟疫不染,空房內燒之可避穢氣。”

六是用清熱之法以解其毒。古語云:“用藥如用兵。兵不在多,獨取其能;藥不貴煩,獨取其效。”清熱解毒藥雖多,用于預防瘟疫的則只有貫衆、升麻,而尚未見到用板藍根的記載。陳士鏗謂:“貫衆,實化毒之仙丹。毒未至而可預防,毒已至而可以善解,毒已成而可以速法。”《本草經疏》謂:“疫氣發時,以此藥置水中,令人飲此水則不傳染”。現代藥理研究表明,貫衆對各型流感病毒有不同程度的抑製作用,對腺病毒、脊髓灰質炎病毒、乙肝病毒表面抗原、埃可病毒、柯薩奇病毒、流行性乙型腦炎病毒及單純疱疹病毒等也有明顯的抗毒作用。升麻,味辛、甘,性微寒,功能清熱解毒,發表透疹,升陽舉陷,主治時疫火毒等。早在《神農本草經》中,就指出升麻“主解百毒……關瘟疫”。現代藥理研究亦表明,升麻對人體免疫功能有重要影響,能增強淋巴細胞的活性,能誘導淋巴細胞產生干擾素,有促進淋巴細胞轉化的作用。

七是發散郁火以防疫。火郁于內,則易感外邪。古人用麻黃等發散肺經郁火以防疫,機會雖少,卻也另闢法門。《日華子本草》謂麻黃“御山嵐瘴氣”,《聖濟總錄》“關瘟疫不相傳染”的方劑絕癩散就是以麻黃為君藥。李時珍謂:“麻黃乃肺經專藥……實為發散肺經郁火之藥。”而麻黃對流感嗜血桿菌、金黃色葡萄球菌、甲型和乙型鏈球菌、痢疾桿菌、傷寒桿菌以及多種流感病毒的抑製作用的現代藥理研究,也為這種說法提供了一些注腳。

八是採鼻取嚏以防疫。古代醫家在瘟疫流行的過程中,也積累了一些自身保護的方法。《串雅內外編》在關疫條下指出:“凡人瘟疫之家,以麻油塗鼻孔中,然後入病家去,則不相傳染;既出,或以紙捻探鼻深入,令嚏之方為佳”。



年制伏瘟疫的過程中,積累了豐富的預防經驗。概而言之,實為扶正與驅邪兩大途徑。我們應當以史為鑒,理清思路,繼承發揚,古為今用。今將中醫預防瘟疫的途徑和方法分述如下。

“打鐵還需自身硬”!在預防瘟疫的過程中首要的一點就是要和心身以扶正氣。《內經》“正氣存內,邪不可干”,說的就是預防瘟疫,首先要正氣強盛,也就是說抵抗力、免疫力才是防病于未然的關鍵。而扶助正氣方法,主要應着眼於心身的調養。具體來說,可總結為“四減少”、“一增加”5個方面:

大疫當前,人心不穩,再加上一些沒有證實的小道消息,這更加劇了人心的恐慌,這樣會使人體的免疫力低下而易患傳染病。反之,心定神寧,坦然處之,則不易得病。正如《內經》所謂:“恬淡虛無,真氣從之。精神內守,病安從來”。因此我們第一要減少精神壓力。第二要減少體力消耗。《內經》認為:“邪之所湊,正氣必虛”。所以,在瘟疫流行期間,要保持體力充沛,不要過度勞累,更不要通宵達旦地玩樂而使正氣耗傷。體力強盛,正氣不虛,就能抵禦病邪。即使感染,病情也較輕,預後也較好。第三要減少性生活。過度的性生活也能使人體力耗損,抵抗力降低。中醫有句名言,叫做“傷寒偏打下虛人”。說得就是包括了瘟疫在內的廣義傷寒往往侵

